牧齋初學集

牧齋初學集卷第二十四

雜文四

讕言下 十五首

○唐之方鎮始於肅宗，夾河五十餘州更立迭奪，或服或叛，遂與唐相終始。當安史之後，河北已非唐有，名爲方鎮，實則羈縻，元稹所謂五紀四宗容受隱忍，豈得已哉。李綱於靖康建議，以爲唐之藩衛，拱衛京師，雖屢有變，卒賴其力。今莫若以太原、真定、中山、河間建爲藩鎮，擇帥付之，許以世襲，收租賦以養將士，習戰陣以資聲

援金人何能深入又滄州與營平相直隔黄河下流及小海其勢易以侵犯宜分濱棣德博建横海軍一道如諸鎮之例則帝都有藩籬之固矣宰執不可建横海一軍以安撫使總之而藩鎮之議寢金自貞祐遷汴河北土人往往團結爲兵或爲羣盜苗道潤請南京求官封宰相難其事王擴曰道潤得衆有功因而封之使自爲守策之上也今不許彼負其衆何所不可爲於是除道潤同知順天府軍節度使事遷中都路經略使前後撫定五十餘城道潤死靖安民代

領其衆是後乃封建矣興定三年太原不守河北州縣不能自立議者以爲宋人以虛名致李全遂有山東實地苟能統衆守土雖三公亦何惜焉於是乃封滄海河閒恒山高陽易水晉陽平陽上黨東莒爲九公集創殘餓羸之餘以遏方張之敵上黨提孤軍闗府馬武以七州北捍者十二年恒山中叛復歸終始十八年元不能以一口吞河北金僅存而後亡者封建之力也房琯建分鎭討賊之議詔下祿山撫膺曰吾不得天下矣謀國者制置天下猶奕棋然從房琯

之議可以救全局從王積之議可以收殘局如其不然未有不推枰斂手坐視其全輸者也

○已巳之役徐珵唱南遷之議得于謙而後定雖然東漢南唐及金源以遷而亡唐以遷而存西晉之與北宋又以不遷而亡固未可以同日語也周顗覩羣賊孔熾雒陽孤危乃建策迎天子遷都壽春上書曰方今王都罄乏不可久居河朔蕭條崤函險澁宛都屢敗江漢多虞于今平夷東南爲愈淮揚之地北阻塗山南抗靈嶽名川四帶有重險之固是以楚人東遷遂宅壽

春徐邳東海亦足戍禦未若相土遷宅以享永
祚靖康時孫覿奏曰侍御史胡舜陟奏乞遷都
詳味其言蓋謀臣議士先見之明爲宗廟社稷
萬全之計夷狄以百戰百勝虎狼之師進無禦
其前退無躡其後乃欲禱祠鬼神尊信妖妄使
萬乘之尊端坐九重以須其來危孰甚焉張叔
夜亦請駐蹕襄陽改作南京以圖恢復覿與舜
陟之請不得行而京師皆旋陷晉史以謂違左
衽於伊川建右社於淮服據方城之險藉全楚
之資簡練吳越之兵漕引淮海之粟縱未能祈

天永命猶足以紓難緩亡痛乎其言之也嗚呼國家無事則不當遷事急則不能遷子産有言曰吾不足以定遷矣上無涉河之君下無謀寢之臣而可以輕言定遷也哉蔿賈曰我能往寇亦能往李綱曰陛下捨此而去如龍脫於淵車駕朝發而都城夕亂此謀國之大誼不可易也

○漢之匈奴唐之回紇吐蕃皆與金元異金元者千古夷狄之變局也今之逆奴不獨異於漢唐亦與蒙古異惟宋之於金人其局勢略相似良醫之治病必視其病證何如按古方以療新

病雖有危證惡疾可得而除也李綱曰金寇請和必有邀求稱尊號一也歸降人二也增歲幣三也求犒師四也割疆土五也邀求之法不出五者五者之中最難許者稱尊號割疆土二事而彼必以此邀我當宣政初趙良嗣郭藥師議攻燕之日女眞已稱大金皇帝與大宋比肩矣稱之如契丹故事誠不足惜奴兒于都司一小酋長王杲伏誅之後孤豚腐鼠爲寧遠家奴隸一旦稱憨稱帝儼然以南北朝待我無已而主盟爭長自踰短垣誰能禁之使命往來邀以稱

臣拜舞少不如意借爲兵端此必至之勢也宋之約攻燕也阿骨打許以燕雲兩路歸宋宋借其力以取之已而有張覺背約之事授之以詞割地請和猶有說也奴狡焉啓疆尺地一民莫非王土而信其嫚書畫遼爲界疆場之事一彼一此更進於此何以待之种師道謂李邦彥曰某在西土不知京城堅高如此備禦如此不知何事便講和公不習武事豈不聞往古戰守乎又曰公等國之大臣腰下金帶自不能守以與虜人若虜人要公等首級如何明日金使來其

禮稍絀上顧師道笑曰彼畏卿故也當此時綱與師道猶能抗方張之虜阻城下之盟而況於今日乎嗚呼危症惡疾國家之所時有古方具在醫國之手非之也人主之不按而求之者何也

○高駢之表僖宗曰賢才在野憸人滿朝褻賣官鬻爵之輩徵鯁直公正之臣尅復宮闕莫尚於斯若此時謗誹忠臣沈埋烈士匡復宗社未見有期駢之譏切人主至以子嬰更始軹道刮席爲此無禮於其君至矣而其言未可盡非也

史稱南衙北司互相矛楯小人讒勝君子道消巢之起也人士從而附之馳檄論列指目朝政皆不逞者之詞也嗚呼豈不痛哉皇甫規曰臣窮居諸軍之中坐觀羣將已數十年自烏鼠至於東岱其病一也力求猛敵不如清平勤明吳孫未若奉法前變未遠臣誠戚之又曰自永初以來將出不少覆軍有五動資巨億有旋車完封寫之權門而名成功立厚加爵封縣此觀之權倖在朝九流濁亂既資盜賊之口實又掣將帥之手足國之不亡者幸也裴度之論討賊曰

若朝中姦臣盡去則河朔逆賊不討而自平若朝中姦臣尚在則逆賊縱平無益郭子儀之論遷都曰明明天子躬儉節用苟能黜素飧之吏去冗食之官抑豎刁易牙之權任蘧瑗史魚之直則黎元自理寇盜自平中興之功旬月可冀嗚呼高駢狼籍亂臣不足言也度與子儀絡唐之世將相宗臣二人而已矣而其言可以還置不省乎

○王莽時四方饑寒窮愁起爲盜賊稍稍羣聚嘗思歲熟得歸鄉里衆雖萬數亶稱巨人從事

三老祭酒不敢掠有城邑翼乎連率田況上言宜急選牧尹以下明其賞罰收合離鄉小國無城郭者徙其老弱置大城中積藏穀食幷力固守賊來攻城則不能下所過無食埶不得羣聚如此招之必降擊之必滅今復多出將軍郡縣苦之反甚於賊宜盡徵還乘傳諸使者以休息郡縣委任臣以二州盜賊必平定之此天啓末年流賊初起時事也而今非其時矣黃巢自淮南僞降之後南陷湖湘猶以士衆烏合欲據交廣爲巢穴坐邀朝命已而北渡長淮縱橫河雒

今之賊勢駸駸似之朝堂之上有投研之盧攜不疆埸之間有擁兵之高駢劉巨容不此輩尚不可得何況其它殷鑒不遠乾符廣明之際亦可以知懼矣史稱黃巢闒茸微人崔蒲賤類志在叙覈謀非遠大一旦長驅江表徑入關中以鄭台文之慷慨臨戎王重榮王處存之橫身赴難僅足以翕集義徒收復京闕而卒無補於唐之社稷蛇蟄斷腕蟻穴壞隄史臣之所以俯仰三歎者也

○方臘之起事也召所結納貧之惡少年百餘

人飲酒謂曰今有子弟耕織終歲勞苦少有粟帛父兄悉取而靡蕩之稍不如意則鞭笞酷虐至死不恤於汝甘乎曰不能曰靡蕩之餘又悉舉而奉之仇讎仇讎賴我之資反見侵侮則又使子弟捍之子弟力弗能支則譴責無所不至然歲奉仇讎之物初不廢也於汝安乎曰安有此理耶泣涕曰賦役繁重官吏侵漁農桑不足以供應吾儕所賴爲命者漆楮竹木耳又悉科取無遺土木禱祀花石靡費之外歲賂西北二虜百萬皆吾東南赤子膏血也二虜得此益輕

中國朝廷奉之不敢廢宰相以為安邊之長策也獨吾輩終歲勤動妻子凍餒求一日飽不可得諸君以為何如皆憤憤曰唯命臘曰東南之民苦剝削久矣花石之擾尤所不堪諸君若能仗義而起旬日之閒萬衆可集守臣聞之固將招徠商議未必申奏延滯一兩月江南列郡可一鼓而下也朝廷得報亦未必決策發兵遷延集議調集兵食非半年不可是我起兵已首尾期月矣二虜聞之亦將乘機而入我但畫江而守輕徭薄賦以寬民力十年之閒終當混一矣

不然徒死於貪吏耳皆曰善遂部署起兵以誅朱勔爲名用兵十五萬斬百餘萬殺平民不下二百萬收復六州五十二縣凡四百五十日而平盜賊之舉事必有所藉口以鼓從亂之心黃巢入長安尚讓曉諭市人曰黃皇爲生靈不似李家不惜汝輩人主知而反之則螳賊可不戰而平也

○宋汪伯彥言仁祖時元昊背叛范仲淹在政府收天下之士不考其素苟可用者雖狂猾無行之徒亦自效於下風而仲淹亦躬爲禮待之

行以振起之仲淹嘗上言懷才抱藝之人一落散地終身不齒獸窮則變人窮則詐古人之所慎也仁宗以十科收才亦用此意宋人議張浚輕銳好名士稍有虛名者無不牢籠揮金如土視官爵如等閒士之好功名富貴者無不趨其門宋自西部用兵張元昊昊不得志於中國去爲西夏用而馬定國得罪去國題詩撼劉豫得官南渡之後趙允齡康可張惟孝之流傷朝廷無人感憤淪沒不可勝數故曰棄賢才以資敵國羅其英雄敵國乃窮仲淹浚之所以汲汲於

網羅也庸人不察以詭特輕銳爲譏斯言也一中於人主之心則必有招權市恩之謗甚或以爲收攬人心有乘危覬覦之猜欲大臣不引嫌謝事而奇才並進難矣高陽公兩督師斤斤繩尺不肯意外行事吾每惜之令而知其非得已也

○法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反之曰將不能而君不御者敗也故曰厚而不能使愛而不能令亂而不能治譬若驕子不可用也人主之御將何以異此晉鄙嚄唶宿將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公子無忌單車來代之椎殺晉鄙而軍中屛

息莫敢出氣者魏王之兵符果足以奪其軍而魏之威令行於諸將故也漢高帝渡河自稱使者晨馳入韓信壁而奪之軍信尚未起以信之將兵高帝徒手而奪之軍如取餈餅於嬰兒之手信當高臥時嘗睨曰噲遑敢爲驕子哉魏之能制晉鄙者法也漢祖之能制韓信者氣也人主之氣盛足以張剸割之勢就驕悍之膽雖有跋扈不臣之將不足以爲害僕固懷恩之將叛也上書自敘功伐至謂朔方將士爲先帝中興主人是陛下蒙塵故吏臣實不敢保家陛下豈

能安國代宗望其悔禍再三喻旨宣慰厚撫其
家而懷恩不從假令代宗赫然震怒暴其罪狀
興兵攻討爲懷恩者亦不過阻兵犯順連諸蕃
入寇而已矣代宗之姑息隱忍曾不能少殺其
凶逆徒使逆蕃之獷戾日甚朝廷之聲靈日損
不已傎乎懷恩死代宗猶爲憫默曰懷恩不反
爲左右所誤蓋代宗之氣已爲懷恩所攝非其
力不足以制懷恩而氣不足以奪之也僖宗之
世國勢視廣德時奄奄一息耳高駢擁兵江淮
其強豈下於懷恩駢上章論列語詞不遜僖宗

報之曰天步未傾皇綱尚整三靈不昧百度猶
存朕雖沖人安得輕侮何其詞之壯也史稱駢
自此威望頓減陰謀自阻豈非此詔足寒其膽
東塘之役駢逗撓覯釁一旦兵柄旣失使務竝
停駢在僖宗掌握中久矣代宗之暮氣不足以
奪懷恩而僖宗之朝氣猶足以奪高駢此御將
之明鑒也蘇洵有言御將難御才將尤難人主
而如代宗也且不足以御不才之將而況於才
將乎

○何謂不才之將曰杜牧之所云是也牧之原

十六衛曰廷詔命將卒市兒輩多稽金玉負倚幽陰折券交貨百城千里一朝得之其强傑悍勃者則撓削法制不使縛已斬族忠良不使違已力壹勢便罔不爲寇其陰泥巧狡者亦能家算戶歛委於邪佞縣卿市公去郡得都四履所治指爲别館此二人者皆所謂不才之將也不才之將未有不以金玉爲市折券而得之其初則陰泥巧狡其卒也則必至於强傑悍勃戞割生人略匝天下是二人者固首尾一人也爲天子之大臣者利其金玉狎其邪佞挈兵柄而授

之彼將曰天子之大臣皆市販駔儈也以國事
爲契券也當其受事之日固已意輕中朝矣迨
其强傑漸露又相與奉之爲驕子爲國家養癰
疽豢豺虎而莫之敢指也夫不才之將不過庸
流麁材以名將使之才可當披距伸鉤螳螂武
士之用而馴至於飛揚跋扈不可駕馭爲國家
之大害者天子之大臣爲之也顔眞卿策僕固
懷恩曰懷恩進不勤王退不釋衆其辭曲必不
來矣懷恩將士皆郭子儀部曲陛下何不以子
儀代之必相率而歸上從之子儀到河中懷恩

北走靈武餘衆束甲來奔歸者數萬劉闢之叛也議者以闢恃險討之或生事杜黃裳固勸不赦罷中人監軍而專委高崇文崇文素憚劉澭黃裳使人謂曰不克闢將以澭代汝崇文決戰縛闢以獻天子之大臣有如眞卿黃裳謀議於廟堂何患邊陲之上不如臂之使指哉故曰使不才之將意輕中朝而至於不可駕馭者大臣之罪也

囗元人進金史表曰勁卒擣居庸關北拊其背大軍出紫荆口南扼其吭此古今都燕者防患

之明驗也梁乾德二年晉主李存勗命周德威
出飛狐與趙將王德明義武將程巖會于易水
圍涿州降之進克瓦橋關拔順薊州命李嗣源
攻山後武儒諸州皆下之德威逼幽州拔平營
瀛鄚州遂入燕執劉守光父子以歸此出紫荊
攻燕之一也紫荊關北口浮圖峪爲飛狐之地
晉都太原故繇紫荊出師與眞定定州之軍會
于易水旣取山後及燕東西諸州則燕京勢孤
不能立矣同光三年阿保機入寇敗周德威兵
于新州西出居庸關圍幽州唐主遣李嗣源救

之遼人遁走宣和四年金主分道進兵至居庸
關厓石自崩戍卒多壓死阿骨打入燕蕭太后
自古北趨天德此出居庸關攻燕之二也嘉定
四年蒙古鐵木眞攻克宣府至懷來金兵保居
庸不能入乃留兵拒守而自以大兵趨紫荊口
敗金兵于五回嶺拔易涿二州分命遮别將兵
反自南攻居庸破之出古北與外兵合蒙古主
留兵屯燕城北乃分軍爲三右軍循太行而南
破保州中山邢洺磁相衛輝懷遠諸郡徑掠黃
河大掠于平陽太原之間左軍遵海而東破灤

薊大掠于遼西之地蒙古主自將中軍與子拖雷破雄鄭清滄景獻河間濵棣濟南諸郡蒙古主還自山東金主奔河南復圍燕京入之此出紫荆攻燕之二也宣德即宣府紫荆旁口今五虎嶺即五回嶺元人敗金兵之處西北之山東起毉無閭西接太行其爲要害之關曰紫荆居庸倒馬居庸巖險易守倒馬去燕稍遠紫荆則夷於居庸而近于倒馬金人知守居庸不知扼紫荆非失計耶金之分軍也河北山西山東皆被兵數千里之間殺僇殆盡金帛子女畜產皆

席捲去長淮以北惟真定大名與山東青兗以南尚存燕都終不下責犒師爲和引去金乘閒遷汴元復圍燕都又不下乃出居庸取所虜子女數十萬坑之而去明年乃破燕元兵初抵燕京乃守而不攻三道抄寇者非直貪利蓋以孤燕也諸郡不守燕不攻自破遼太祖嘗選三萬騎攻幽州其后述律氏指帳前樹謂曰無皮可以生乎曰不可后曰幽州之有土有民亦猶是也吾但以三千騎時掠其四野不過數年困歸我矣晉之攻燕元之攻金皆此法也皆此都也

嗚呼若之何而不懼也

○巳巳北守也先自浮圖峪擁三萬衆犯紫荊直薄都城于謙爲本兵嚴兵拒却之也先仍奉駕出紫荊北去降卒小王爲也先畫策犯紫荊徑趨臨清據廒倉斷糧運謙遣平江伯陳豫鎮守臨清以伐其謀景泰元年諜報虜復大舉犯紫荊入寇謙奏遣都督顧興祖大理寺卿孔文英等備紫荊增京營兵一萬二千人白羊口增五千八百人倒馬關增五千三百人又遣都指揮王虹率京營兵六千五百人及茂山衛兵

守易州都指揮石端率京營兵七千人及保定五衛兵守保定都指揮陳旺沈興率京營兵七千五百人及涿鹿二衛兵守涿州都指揮張智率京營兵三千七百人及眞武神武二衛兵守眞定約束諸將曰易保之兵以援紫荊涿州之兵以援白羊眞定之兵以援倒馬猶恐諸將勢分復遣都督同知劉安充總兵官右僉都御史曹泰叅贊軍務率京營兵五千人鎮守易州以節制之都指揮魏忠顏彪充遊擊將軍各率京營兵五千人游徼紫荊白羊倒馬諸關口都督

楊俊充遊擊將軍率京營兵五千人游徼涿州保定真定諸州縣名曰分巡又謂虜至與戰不若先聲以奪之遣大將石亨楊洪各率京營兵四萬人亨出紫荊至大同洪出居庸至宣府以振兵威名曰巡哨已而也先不果入寇　上皇復還當是時距　成祖北伐才二十餘年京營兵猶可用故謙得以經略布置首尾應援成常山率然之勢用以遏南遷之議而及北狩之駕然而大學士商輅猶謂紫荊諸關口宜用旁近官軍守之京營兵無固志不可用繇今日觀之

又當何如先臣楊守謙每閱紫荊輿圖見所謂五虎嶺者爲元人敗金兵之處則汗流浹背神不怡者累日嗚呼勞臣志士之心事至今尤可以歎息也

○紀陟有言疆界雖遠險要必爭之地不過數四猶人六尺之軀要害亦數處耳大江之南上流之要害江陵武昌襄陽九江是也江水源于岷山下夔峽而抵荊楚則江陵爲之都會嶓冢道漾東流爲漢漢沔之上則襄陽爲之都會諸葛亮謂荊南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達吳會西

通巴蜀此用武之國也沅湘諸水合洞庭而輸
之江則武昌爲之都會豫章西江與鄱陽之浸
匯于湓口則九江爲之都會昔人言天下之勢
秦蜀爲首東南爲尾中原爲脊周瑜語孫權曰
據襄陽以蹙操北方可圖也庾翼謂襄陽西接
梁益與關隴咫尺北去河雒不盈千里進可以
埽蕩秦越退可以保據上流岳飛謂襄陽等六
郡爲恢復中原基本此用荊襄以制中原之策
也孫氏奄有公安江陵都武昌鄂州江南已定
遂定都建業江左以來但有揚荊湘江梁益交

廣荆揚二州爲天下根本陸抗有言無江陵是無荆州也無荆州是無吳也江陵有急當傾國爭之是故江淮所恃以爲藩籬者江陵也江陵所恃以爲唇齒者襄陽也此用荆襄以固東南之策也今賊陷荆襄矣逼九江矣使其上薄隴蜀則進而擊天下之首下窺江淮則退而擊天下之尾天下之要害盡據于賊而我拱手而聽之幸其不即來曰無與我事譬之胠篋之盜踰垣而入既已歷其堂奧發其扃鐍矣而司于楹者猶擁被而高臥主人將以爲如何也

○張叔夜當靖康之時謂襄陽漢江回環西南有萬山三關之險駐蹕於此尚可號令中原元人規取襄陽劉整使誘吕文德置榷場于樊城外外通三市内築城堡又築堡于鹿門築臺于洪水與夾江堡相應而宋援兵不能進史天澤築長圍起萬山包百丈岑而南北不相通又築萬山以斷其西立栅觀子灘以絶其東而襄樊之道絶樊既被圍范天順牛富力戰不爲衂吕文煥守襄植木江中鏁以鐵緪造浮橋以通援兵張弘範謀曰襄在江南樊在江北截江道以

斷救兵水陸夾攻樊破而襄亦下以蒙古方張之勢阿术天澤弘範智勇之將文煥孤軍無援實似道擁兵不救圍守四年僅而克之今以全盛之世值游竄之賊不旬月而荆襄竝陷我無浹旬之守彼有破竹之勢此可爲痛哭者也人言賊利陸戰必不能順流南下此不然也劉整謂阿术曰我精兵突騎所當者破惟水戰不如宋奪彼所長造戰船習水軍則事濟矣乃造船五十艘日練水軍雖雨不能出亦畫地爲船而習之得練卒七萬遂破襄陽用水軍乘勝長驅

今賊方利東南富庶眈眈虎視而江海間或有亡命奸人細作爲之嚮導能保其不建瓴而下乎羊祜曰吳緣江爲國唯有水戰是其所便一入其境則長江非復所固還保城池則去長入短官軍懸進不踰時而可尅今之禦賊者不爭潯陽江漢之險而柵石城屯牛渚爲憑城自守之計徒幸賊中之無人而不惜爲其所笑此何說也

○元世祖總統東師有得宋國奏議以獻其言謹邊防守衝要凡七道下諸將議郝經獻議曰

彼之素論謂有荆襄則可以保淮甸有淮甸則可以保江南先是我有荆襄有淮甸上流皆自失之今當先荆後淮先淮後江從彼所保以爲吾攻命一軍出襄鄧直渡漢水造舟爲梁水陸濟師以輕兵綴襄陽絶其糧路重兵皆趨漢陽出其不意以伺江隙不然則重兵臨襄陽輕兵捷出穿徹均房遠叩歸峽以應西師如交廣施黔選鋒透出夔門不守大勢順流即并兵大出摧拉荆郢橫潰湘潭以成犄角一軍出壽春乘其銳氣并取荆山駕淮爲梁以通南北輕兵抄

壽春而重兵支布鍾離合淝之間掇拾湖濼奪取關隘據濡須塞皖口南入舒和西及于蘄黃徜徉恣肆以覘江口烏江采石廣布戍邏偵江渡之險易測備禦之疏密徐為之謀而後進師所謂潰兩淮之腹心扶長江之襟要也一軍出維揚連楚蟠亘蹈跨長淮鄰我強對通泰海門楊子江面窺彼京畿必皆備禦堅厚當以重兵臨維揚合為長圍示以必取而以輕兵出通泰直塞海門瓜步全山柴墟河口游騎上下遲以歲月以觀其變是所謂圖緩持久之勢也三道

並出東西連衡殿下或處一軍爲之節制如是則未來之勢變可弭已然之失可救也其後蒙古取襄鄧入漢濟江長驅南下多用經策得宋之奏議周知其形勝要害與其守禦之策用其所保反而攻之我無借箸聚米之勞而彼之地圖兵略皆轉而授於我矣此亦後事之師不可以不戒也

○勝國初混一漕東南以供燕京運河淤澁轉輸靡費用朱清張瑄議建海漕初年四萬六千餘石後乃至三百萬終元之世賴之本朝海陸

兼運旣而濬元會通河遂罷海運萬曆中運河漸梗議復海運旋報罷　今上復議舉行而譚者搖手相戒以爲非嘗可駭此迂儒不通世務者也元之海運創自伯顏伯顏之意以爲元都燕去東南轉漕之地四五千里萬一中原有警道路梗塞非海道不足以備緩急故於立國之初即爲漕海之計其謀國深遠營度在百年之後非凡所知也至正之季徵海運於江淛張士誠輸粟方谷真具舟輸十一萬石於京師歲以爲嘗其後淛運不至陳有定自閩輸數十萬京

師民始再活縣此觀之伯顏之謀國豈不遠哉王宗沐建議於萬曆曰唐都秦右據岷凉左通陝渭有險則天寶興元乘其便無水則會昌大中受其貧宋都梁背負大河面接淮泗有水則景德元祐享其全無險則宣和靖康受其病國家都燕北有居庸醫巫閭以爲城南有大海以爲池天造地設山環水衛而自塞其利者何也都燕之受海猶憑左臂從腋下取物也置海漕而專力於河一夫大呼萬艘皆停腰脊咽喉之譬先臣丘濬之諄復言不可不慮也富人之

造宅也旁啓門焉中堂有客則肴核可自旁入也憂河之梗而又難于通海則計將安出哉宗沐之論奏有三曰天下大勢曰都燕專勢曰目前急勢此三勢者如奕有全局變局皆在一局之中今日之急勢卽專勢也今日之專勢卽大勢也善奕者視勢之所急而善救之則全局在其中矣嗚呼丘濬之論海運大勢也王宗沐之論海運專勢也今日之論海運急勢也夫奕棋而至於急勢則斜飛橫掠苟可以救敗者無所不用而舉棋者懵然不知良可歎也

牧齋初學集卷第二十五

雜文五

書瀛國公事實

程克勤宋遺民錄載瀛國公事以聞人余應詩及袁忠徹記爲徵㭊丘何喬新注余詩最詳而袁記多所牴牾爲說者以謂呂嬴牛馬之事徵曖難明傳聞異辭或者中原遺老傷故國思少帝從而爲之說以相快歟國初權衡作庚申帝大事記與余詩若合符節權記云宋江南歸附瀛國公入都自願爲僧白塔寺中已而奉詔居

甘州山寺有趙王者憐國公老且孫贈以回回女子延祐七年四月十六日夜生一男子明宗適自北方來早行見寺上龍文五采氣訪之乃國公所居也問之曰子室中有異寶乎對曰無有今早五更產一男子明宗大喜因求爲子并其母載以歸即庚申帝也帝以庚申爲號者記者之微詞公羊子所謂習其讀而問其傳也以元史及諸書詳考之宋幼主降封瀛國世祖夢金龍舒爪纏殿柱明日瀛國來朝立所夢柱下世祖欲除之瀛國遂乞從釋號合尊太師往西

天受佛法獲免過朔北扎顏之地袁忠徹記史云瀛國公以德祐丙子降元年六歲後十有二年爲至元戊子瀛國　公學佛法於吐蕃何喬新注余應詩云皇宋第十六飛龍元朝降封瀛國公元君詔公尚公主時蒙賜宴明光宮酒酣舒指爬金柱化爲龍爪驚天容侍臣獻謀將見除公主夜泣沽酥買幸脫虎口走方外易名合尊沙漠中此瀛國北徙之本末也延祐丙辰仁宗命明宗出鎮雲南明宗不受命逃之漠北其與瀛國公締交蓋在此時妥懽帖睦耳以元統癸酉即位年

十四其生在延祐庚申上距丙子凡四十四年而瀛國公年始五十矣何喬新注元史云明宗北狩過阿兒廝蘭之地納罕祿魯氏延祐七年四月丙寅生帝於北方罕祿魯氏即瀛國之后也余詩曰是時明宗在沙漠締交合尊情頗濃合尊之妻夜生子明宗隔帳聞笙鏞乞歸行營養爲嗣皇考崩時年甫童此明宗養子之本末也文宗疾大漸召皇后太子大臣曰晃忽义之事朕平生大錯我死迎妥歡帖木兒立之庶可以見明宗於地下晃忽义者明宗從北方來飲毒之

地也燕帖木兒不可立寧宗不踰月而崩久之乃奉太后詔迎順帝於廣西之靜江余詩曰文宗降詔移南海五年仍歸居九重壬癸枯乾丙丁發西江月下生涯終至今兒孫主沙漠吁嗟趙氏何其雄此庚申在位之本末也元以水德王故曰壬癸宋以火德王故曰丙丁西江月者陶九成所記劉秉忠之詞順帝殂於應昌之讖也至元五年尚書高保哥奏言文宗制治天下有曰我明宗在北之時謂陛下素非其子帝大怒立撤文宗主於太廟欲殺草詔史官虞集馬

祖嘗二人以文宗御批呈上脫脫曰彼皆負天下重名後世只謂陛下殺此秀才遂捨不問六月丙申詔曰文宗私圖傳子乃搆邪言嫁禍於八不沙皇后謂朕非明宗之子遂俾出居遐陬祖宗大業幾於不繼蓋順帝生於沙漠其非明宗之子中外流聞大書特書傳播海內丙申之詔即順帝亦不得而諱也權衡字以制隱居太行黃華山二十八年洪武二年中書省遣官訪庚申帝三十六年史事得此書上之於朝所紀載可信不誣袁忠徹得之傳聞謂明宗見罕祿

贇氏愛而納之未幾生奕懽帖睦爾而不知其抱養之詳余得庚申大事記以余應之詩疏通證明然後知信以傳信可備著國史不當以稗官瑣錄例之也元史潦草卒業實本朝未成之書後之君子有事於纂述庚申帝之事亦其大者故不厭其詳複云

書沈伯和逸事

沈應奎字伯和嘗州武進人也少有絕力重然諾好急難嶷然以豪傑自負鄉里俠少年皆附之伯和之妻丹陽邵芳之女也芳任俠爲江陵

所殺族人欺其子幼欲殺之而分其產聚而圍守其廬伯和集拳勇少年十餘人爲乞丐裝毒殺其猛犬踰墻而入篡奪其孫嫠以歸芳以布衣入長安傾動中貴人起高新鄭於田間所謂郎嫭伎者也伯和老於公車嘗獨行費縣山中求問管仲廟輿人拜入古廟中卽亡去少年數輩扛巨木楮其門伯和睨而笑曰是須數輩乎揎袖平舉之臥之於地一少年指神前石鼎曰能舉是乎伯和兩手提之若挈壺甈行數十步復置故處羣輩口吐不能收伯和故繞廊廡觀

象設摸碑刻久之乃去日下舂徐步歸逆旅館人驚曰客豈有兩翅從虎穴中拔出耶飯河間邸舍有騾食人圉觀如墻伯和怒曰柰何縱獸食人吾不得爲男子矣持鐵簡信步而往騾舍兩撲伯和三撲三避之從而擊其目鐵簡陷入尺許騾仆不能起盡力擊之乃斃下第還其人迎拜道左面目鐫其半如混沌焉駙馬楊春元尚榮昌大長公主慕伯和忠義以兄事伯和每爲言國本危疑謀擁祐　太子伯和奮臂曰吾不能爲商山老人獨不能爲安金藏乎萬曆庚

戌伯和官刑部郎　神祖不豫召閣臣至宮門
而返福藩猶在邸中外兇懼福清謂伯和曰事
不可知且奈何伯和曰竭股肱之力以死衛
太子萬一有變公必死之請以不肖軀殉公福
清要伯和宿朝房與計事令大司馬列兵圍諸
王府第大金吾領緹騎巡徼王城戎政分部京
營兵屯九門藩府人不得闌出邸第中外寂然
伯和衷甲與福清同臥起示不獨生　神祖勿
藥乃出當此時舉朝惴惴無人色福清獨恃伯
和以為强恤刑遼東策奴酋必叛李氏必敗中

朝咸以爲迂抗章論代藩立少請殺主代議者
時論益惡之出知汀州府鄉人爲御史按部至
汀每夕傳鼓入院指天象示之曰客星犯前星
甚急奈何御史目笑之已而有挺擊之事伯和
於衆中責御史把其袖曰此大事公安得不言
吾嚮語天象云何顧左右趣紙筆即堂上起草
御史大驚且慙執其手囁嚅祈少緩乃趨而出
伯和爲守考上上黨人罷其官趙高邑爲太宰
起爲南尚寶司丞逆奄時又削籍久之而卒余
嘗訪伯和村居木榻布被沽濁醪如餳飯麤糲

棘喉伯和飲噉自如床頭樹銅簡二其高等身夜分謂余曰代藩之議彼不悔禍當持此簡擊殺老魅於朝堂旋自刑以明國法何暇與喋喋爭嚷畢牘閒乎俄而執簡起舞有風肅然晶光閃爍上下寒燈吐芒四壁颯拉是時伯和年七十餘矣余生平所見海內奇偉倜儻節俠之士蓋無如伯和者稅監高寀將自汀入粵伯和大書榜示自汀達會城曰稅監將入海從倭抵汀竟太守當領吏民擊殺之寀聞之縮舌而止其壯往敢決能出大言斷大事皆此類也

書盧孔禮事

萬曆甲午沈伯和上公車宿交河之富莊驛道旁父老子弟聚語太息伯和問之告曰縣有義士盧千斤路遇不平毆其人立斃實無意殺之也方當繫獄論死無可援救是以歎惋耳伯和具衣巾謁縣令語之曰某以公車道出於此聞壯士盧孔禮誤殺人非故也今倭方躪朝鮮交河輪蹄四接盜賊白晝刼行旅公何不詢於介衆以誤殺貰之俾部署少年守閭里即有事可助縣官半臂徒殺壯士塡牢獄無爲也縣令

懮然異其言拱手曰謹受教明日朝縣人而問之曰若等能保盧孔禮殺人非故乎雜然應曰孔禮誠非故殺願以百口保之曰吾欲貰孔禮罪爲父老子弟保捍鄉井可乎皆和頭曰幸甚孔禮遂得釋趨縣門摶顙稱謝令曰非我貰若也吳中沈舉人教我貰若也孔禮出訪問知伯和姓名剪紙爲牌位朝夕炷香拜祝伯和下第還孔禮率子弟羅拜道左要歸其家烹伏雌釃宿酒妻女治餮餅上食傍近諸少年聞伯和來皆义手扣頭代孔禮稱謝伯和爲長筵列坐飲

嗽如波捲雷嚼笑語欲沸伯和持鐵簡起舞謳說古今壯勇義烈事激昂驁湧羣少年髮植如竿頗爲沈公死臨行孔禮再拜把酒言曰孔禮與諸兄弟皆以身許公矣公如有事四方孔禮率五百人裹糧服矢以待命惟公之所死之庚申之秋奴陷開鐵余服除赴闕伯和罷官里居執手慷慨具言孔禮事本末曰孔禮必不負我吾折簡爲兄招之即有緩急以孔禮所部當前行可也余過富庄驛聞　光廟大行囑驛卒郵致伯和書不待報而去冬十月一男子款門求見

曰盧孔禮之弟孔信也問孔禮安在曰孔禮病風臥蓐不能起得沈公書流涕漬面伏枕頓首遣某來謁謝問所謂五百人者曰強半老且死矣其存者多死於援遼兄弟三十人僅孔禮與某在孔禮又病某晨夕守視不復能從軍矣坐而飲之酒鄭重流涕而別歲逼除家人自南來雨雪塞路孔信率壯士十餘人帕首腰刀傳送至河間乃去伯和歿後十年餘余以急徵過留庄宿邨店中寒燈熒熒追理昔夢作交河壯士行數千言質明而失其稿至今耿耿挂胷臆間

爲追記之如此

書鄭仰田事

鄭仰田者泉之惠安人忘其名少椎魯不解治生其父母賤惡之逃之嶺南爲寺僧種菜寺僧飯僧及作務人仰田面黧黑補衣百結居下坐自顧踧踖無所容有老僧長眉皓髮目光如水呼仰田使上指寺僧曰汝等皆不及也寺僧怒噪而逐仰田匃日無所歸號哭於野外老僧迎謂曰吾遲子久矣偕入深山中授以拆字歌訣月餘遂能識字因授以青囊袖中壬遁射覆諸

家之術無所不通曉其行於世以觀梅拆字爲端久而與之游能知人心曲隱微及人事世運之伏匿亦不言其所以然也天啓初將卜相南樂指全字爲占仰田曰全字从人从王王四畫當相四人問其姓名曰全字省三畫爲土當有姓帶土者省四畫爲丁當有姓丁者省兩畫縱橫爲木當有名屬木者以所省之文全歸之當有名全者南樂曰木非非林尚書乎曰獨木不成林名也非姓也已而拜莆田貴池元城涿州四相一如其言晉江李焆與奄黨吳淳夫有郄指

吞字以問仰田曰彼勢能吞汝非小敵也從天
從口非其人吳姓乎然則何如曰吳以口爲頭
彼頭已落地矣汝何憂踰年而吳伏法魏奄召
仰田問數仰田蓬頭突鬢踉蹌而往長揖就坐
奄指囚字以問羣奄列侍皆愕眙失色仰田徐
應曰囚字國中一人也奄大喜出謂人曰囚則
誠囚也吾詭詞以逃死耳之白門奄勢益熾俞
少卿密和之仰田畫臥屋梁下梁上有斷綆下
垂仰田指之曰如此矣未幾奄果自縊其射決
奇中不可悉數宋謝石不足道也丙子冬前知

余有急徵之難自閩來視余自清江浦徒步入長安爲余刺探獄緩急余抵德州復自長安徒步來報年八十二矣行及奔馬兩壯士尾之不能及至鄭州風霾大作脫鞋襪繫之兩臂赤脚走百里上程氏東壁樓日未下舂神色閑暇鼻息熈熈然談笑大噱至分夜而後寢臨行謂余七月彼當去位公之獄解矣然必明年而後出吾嘗以殘臘過虞山爲太夫人庀窀穸之事公毋憂也余歸數往招之己卯春將襆被訪余忽謂家人曰明日有羣僧扣門乞食具數人餐以

待吾亦相隨往矣質明沐浴更衣若有所須羣僧至飯畢入室端坐奄然而逝仰田遇人無賢愚貴賤一揖之外箕踞嘯傲終日不知有人人遺之錢帛即受否亦不計每見人深中多數犀岸自好者輒微言刺其隱人亦不敢怨懼其盡也余嘗謂仰田公非術士古之異人也仰田笑曰吾行天下大矣莫知我爲異人然則公亦異人也又嘗語曰吾重繭狂走爲公急難侯嬴有言七十老翁何所求哉士爲知己者死縱令斫吾頭去頸上只一穴耳臨終屬其子曰三年後

往告虞山吏數年尋我於虎丘寺之東仰田信人也其言當不妄書其語以俟之

丁丑獄志

烏程以閣訟逐余既大拜未嘗頃刻忘殺余也邑子陳履謙負罪逃入長安召奸人張漢儒王藩與謀曰殺錢以應烏程之募富貴可立致也漢儒遂上書告余幷及瞿給事式耜烏程奮筆票嚴旨逮問余將抵近郊撫寧侯朱國弼抗章劾烏程欺君誤國章數上烏程疑余使之吳人周應璧爲撫寧客出告人曰撫寧必得重禍吾

雖諫不吾聽也因爲道疏語云何語聞履謙履謙曰此奇貨可居也乃嗾王藩出首謂余以三千金屬應璧賄撫寧應璧家僮喜兒及傭書蔣英知狀事下錦衣衛掌衛事董琨爲程之義兒也迫欲傅致具獄以快爲程收考應璧令具對所効應璧曰撫寧勳臣受國厚恩拚一死擊奸輔某作詩諷止堅不可回乃爲改竄疏中數字非代草也即令應璧代草罪不至死爲周亦爲嘗何代草何用抵諱耶問王藩所首行賄事應璧曰某居長安二十餘年與錢無片紙関問撫

寧往擊逆奄今擊奸輔義烈憤盈拜家廟别老
母而後行事天日較然何忍以婪賄誣之擊奸
輔坐賄擊逆奄亦坐賄乎錢未嘗行賄某未嘗
代錢行賄何縣識錢家人面貌問其姓名子虛
烏有可置對具獄上告君父耶琨曰錢家人紀
綱具在原揭何謂無之應璧大笑曰紀綱者僕
隷之總名也紀綱之僕猶今言管家云耳安得
有姓紀名綱之人爲錢僕隷耶事出左傳故非
僻書在某卷某行明公可覆驗也琨曰我家安
得有此書此豈秀才擀書囊地耶考蔣英喜兒

皆不肯承又收考撫寧家老蒼頭年七十餘意
其老可䕶服也搶地大呼誓以死明主人無他
現掠訊無所得懟且恚王藩裁冠束帶招搖而
來現樞衣起迎之搤手耳語久之遂用藩語具
獄曰應壁初柢讕不服藩及蔣英喜兒供語作
證左驗明審應壁始伏罪臣始得結竟其獄乞
勑付北鎮撫司究訊正法疏上　上以爲疑命
窮究行賄家人主名現持之益堅謂贓罪眞確
案宜早定不當遼緩以滋葛藤　上終弗許也
獄初具現等謂　上必震怒執余下詔獄此一

獄卒事耳即　上不執余而以主名坐一二僮僕掠楚誣服因以連染朝士之右余者此輩可舉網而盡而余爲渠率其將安往　上神聖心知余枉疏三上旨三駁之竟不及余而東廠以緝獲事盡發履謙漢儒藩三人奸狀　上命法司具獄各杖一百立枷死長安右門外琨亦以他贓罪勒去琨之考應璧也五毒參至窮蠍慘酷無復餘方應璧慷慨直辭色不變容琨發怒罵曰要夾折他脚脛應璧曰變一足庸何傷琨曰這本上要將撫寧拏下應璧曰祖宗優厚勳

爵非謀反大逆無下獄者溫閣老威靈遂勝於
二祖列宗耶琨罷吳孟明掌衛事再奉　旨
覆讞盡反琨所文致獄辭而以代草坐應璧應
璧亦拜杖右門外久之病劇而卒崇明沈廷揚
經紀其喪返葬於吳天啓中逆奄令許顯純掌
詔獄考汪文言扳誣楊忠烈贓罪文言仰天大
笑天下有貪贓楊大洪乎彭考刺爇血肉糜爛
不肯回易一辭顯純具獄曰文言供吐云云皆
誣也爲程之枝毒深於逆奄董琨之周內精於
顯純應璧重義輕死不憚以骨肉扞拒文言之

後又一男子漢之貫高陸續豈是過乎戴𢘅語薛安曰考死之日當白之於天與羣鬼殺汝於亭中或曰應璧死後現病痁見應璧守欲殺之命道士上章服罪貫我死願作主奉祀以謝至今現家祀應璧歲時扣頭上食如祖考云

徽士錄

萬曆閒余以史官里居新安程生元初踵門而請曰聞明公有意於著作願有請也翼日以書來曰元初於世事懵然於身家妻子一不為計念明興二百餘年國史遠遜前代輒不自量欲

做六典會要勅成一書雖窮老不能忘也竊謂
夫子刪書堯舜稱典　祖宗本紀宜從尚書例
尊之曰典明不與歷代同也史家最重書志兵
食尤要班史食貨以後無可觀者宜爲食貨通
志一切農桑儲備足食足國者悉隸焉兵志自
握奇經左傳以下詳考歷代兵制陣法另爲一
書前代禮志載郊廟儀仗冠服諸事而不及朝
廷邦國士庶禮宜以儀禮爲主以家禮儒先議
論參之以補其闕樂志泛論樂理不及制度作
法元初遇異人授以樂制詩即樂樂即詩也詩

言志歌永言作詩事也聲依永律和聲作樂事也詩統爲十二韻分之有百餘韻樂亦統爲十二調分之有三百六十調詩用韻即十二律也又用音爲宮商角徵羽同音而不同韻者即用叶韻音韻竝用詩即樂也樂亦有十二韻每韻中有七音宮商角徵羽少宮少商也故琴用七弦簫笛帶翁聲亦七孔一弦一孔爲一音七音閒雜而成一調即作詩爲一律也百官志以周官爲先而歷代改革俱備考古宜今不爲膠柱考工記利器以前民用亦非細事宜補爲一志

昭代當百王大備之後包羅往古垂示來禩莫
今日為宜書成而明公手為裁定他日為政舉
而措之而已昔諸葛武侯以一隅抗衡魏吳曾
築讀書臺藉多士之力致華陽國志木牛流馬
亦一士人所獻武侯採而用之顧明公之無忽
於斯言也元初家累千金妻子逸樂棄而游四
方行不携僕被臥不儻邸舍終年不滌衣經旬
不洗沐摶糲飯裹置衣袖中以為餱糧夏月穢
臭逆鼻聞者嘔噦元初咀嚼自如余將補官赴
闕卒卒未暇理前語元初遂別去不知何之後

數年有告者曰元初聞遼事急徒步往遼陽相視阨塞要害奴將攻遼陽人勸之去不可城陷死焉嗟夫元初有志於著作棄家離鄉周行天下蓬頭跣走如中風狂易懷鉛握槧身死絕域張伯松知有賊會反支日不去爲賊所殺豈其類耶其書留篋衍中紙敝墨渝二十餘年吏一失之程生遂無一字留天地閒矣推元初鄭重屬余之意知其心悶悶猶不死也作徽士錄使新安之志文獻者徵焉

東征二士錄

萬曆二十年倭酋平秀吉遣將躪朝鮮　天子
念屬國殘破國王亡走求內徙興師往援命兵
部侍郎宋應昌爲經略武庫郎劉黃裳職方主
事袁黃贊畫職方訪求奇士得山陰人馮仲纓
吳縣人金相羅致幕下十月抵山海而倭先鋒
行長兵已渡大同江繞出平壤西界石司馬所
遣辯士沈惟敬三入倭營得其要領行長許撤
兵議封貢遣部下小西飛彈守藤原如意從惟
敬見大將軍李如松問大閣入朝班次云何大
閣者倭僞王關白平秀吉也如松厚勞遣之約

以明年正月入平壤受冊退師行有日矣職方問仲纓曰倭請封信乎曰信東事可竣乎曰未也職方問曰何謂也仲纓曰平秀吉初立國內未附行長關白之嬖人欲假寵於我以自固故曰信也如松恃寵桀驁新有寧夏功加提督爲總兵官本朝未有也彼肯令一游士掉三寸舌成東封之績而東甲以還乎彼必詐惟敬借封期以襲平壤襲而不克則敗軍襲而克則敗封故曰東事未可竣也相曰襲平壤必克克而驕必大敗敗封與敗軍互有之職方曰善正月七

日惟敬遣其奴嘉旺報行長質明天使行册封禮自南門入行長候於風月樓倭花衣夾道欣欣望龍節如松擁衆襲之弓刀擊戞倭知有變退保風月樓牡丹臺二壘諸營合攻不能下行長夜半渡大同江江冰引還龍山如松不知也旦日下令進攻良久知倭去乃建大將旗鼓誓師入空城命諸將上首功西兵南兵奉軍令不割級而遼兵出所匿鮮人首以獻一軍譟聲如沸爭欲殺李大鑾如松佯弗聞也倭進則魚貫而營退則捲簾而撤所過多設虛壘以疑敵如

松自平壤趨龍山六百餘里中塗列四十寨攻
開城自旦至午城中寂無人聲令西兵梯而入
收其所殺戈幟割道旁鮮人腐首報再捷鮮人
恨如松紿之曰倭棄王京遁矣如松驕而貪戒
西兵南兵列營江邊提遼兵三千獨進經碧蹄
館館人復以倭遁告如松益喜輕騎疾馳至大
石橋馬蹶傷右額蘇而復上橋外倭幟如林李
友昇率家丁據橋攢射倭不得過兩山麓皆稻
畦李如栢以其弟如梅為左右翼夾如松出淖
中李友昇中鈎墜倭來益衆刃及如松重鎧會

揚元兵至得免大兵退守開城而經略駐定州相去八百里行長據龍山淸正自咸鏡趨截鴨綠江經略前後皆阻倭計無所出馮仲纓言於職方曰師老矣退又不可淸正狡而悍親行長而貳於關白願與金相偕使可撼而閒也職方具以仲纓前語告經略經略許之淸正者薩摩君之介弟也平秀吉心畏之使其嬖人行長將前軍而淸正爲後繼淸正倍道取咸鏡虜李琿妃及其二子及將相樞莞三人擁兵斷後意不欲屬行長恥爲之下也仲纓往淸正盛軍容迎

仲纓仲纓立馬大言曰諸會恃强不知天朝法度汝故主源道義受天朝封二百餘年汝輩世世陪臣也汝敢慢天朝忍遂志故主乎仲纓欲纂闕白之纂也故以故主挑之清正囓齒曰唯唯仲纓就帳宣言曰汝巨州名將故主之介弟令破王京者行長也議封典者行長也彼以一弄臣儼然主封貢挾天朝以爲重而汝雄踞海濱自甘牛後心切恥之且恃此安歸乎今與我定約急還王子陪臣退兵決封貢勿令冊封盛典出自弄臣此亦千古之一時也清正手頷曰

請奉教解所著團花戰袍與仲纓歃血約盟令
王子陪臣謁仲纓扣頭謝訂期歸國即日自王
京解兵而東仲纓之入說淸正也金相勅兵以
待相計之曰仲纓職方所使也劉武庫內忌之
如松平壤之役職方面數其襲封殺降令得無
以通倭中仲纓爲媒孽職方地乎乃領健卒二
千人分伏南山觀音洞邀其歸師殺九十餘人
生擒倭將一人曰葉實仲纓歸武庫果以通倭
爲言仲纓取相所斬倭級示之且分遣其幕客
乃止而如松以十罪列職方職方遂中察典仲

纓與相皆罷歸如松駐開城久去鴨綠千里兵蕆糧盡與參軍李應試謀復遣惟敬議封事事垂成而敗石司馬與惟敬皆論死而東征之役更易督師制府先後七年老師費財飾功掩敗海內爲之騷動迨平秀吉死倭撤兵歸國始告成事惟敬之再使也李參軍密告如松遣仲纓別使清正使兩虎共鬬此上策也如松不能用那益都爲制府遣人聘仲纓東人王君榮戒仲纓曰大丈夫肯俛首爲那小人用乎仲纓謝弗往僦屋長安市中讀書賣藥以老扣敘東征功

當實授守備往謁兵部吏吏笑曰長安中金銀世界君徒手來何爲慟哭焚其文牒以歸遼事之殷也相老矣往來燕中塞下欲有所爲依故人於薊門死濟河舟中屬其僕歸骨虞山余爲葬之北麓祔其母之兆相事母至孝從其志也相年十五見老僧有羸疾憐而飯之老僧精武藝授以四十八字曰熟此則無敵於天下矣嗣父死負官錢七萬隷捕相急度不可脫誘而之曠野以老僧所授訣試之數十人應手而倒走居庸關外亾入虜中虜見相藝絶人不忍殺居

三年益厚遇之相歸內地虜爲資送至關外始去從袁職方論天文曆法從徐閣學論屯田海運從李中丞論復舊遼陽按圖畫地歷歷如指掌每爲余道東征事與世所記錄絕異已而遇丁贊畫之子出其父手記知相言有徵也仲纓爲人短小善談笑家貧坐客恒滿出清正所贈戰袍示余曰此老禪和衲頭也相深目戟髯俯躬徐步舟行順風揚帆則伏掀喀嘔且死語其僕曰置我棺船艙中勿令見水使我鬼悸也其曲謹多畏如此